

莫泊桑短篇小說集二



李青崖譯

會	文
叢	學
書	研
	究



莫泊桑短篇小說集

——(二)——

李青崖譯

文學研究叢書

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初版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國難後第二版

(84372B)

文學研究會叢書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(二)

Short Stories by Guy de Maupassant

每冊定價大洋陸角伍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譯述者 李 青 崖

印刷行兼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目錄

馬丹拔蒂士特	一
施乃甫的冒險	一一
莫蘭這公豬	二五
許麗樂曼	四四
手	五九
回顧	七一
悔悟	八一
寂寞	九一
無益的容貌	一〇一

鬼神出沒·····	一三五
負販者·····	一四八
柴·····	一六一
殘廢的人·····	一七〇
一場夜宴·····	一七九
客車之內·····	一九九
密語·····	二一一
一座小像·····	二二一

馬丹拔蒂士特 Madame Baptiste

我一經走進魯板城車站的待車室，便抬頭向那掛鐘瞧着。那時我知道還應當等候兩點十分鐘，才有赴巴黎的快車。

忽然我覺得很倦，如同步行了三四十里路一樣；我再向我四週一瞧，以為可以在牆壁上發明一個消磨時間的法子；末了只好仍行走出，在車站門前站住，神經被那想尋事做的慾望支配著。

車站前面大路的兩傍，種了些神情零落的楓樹，排列了兩線不整齊的房屋，筆挺地向一座小山延去；對面的那一端，我聽見許多樹木，彷彿是一座做這大路終點的風景園。

偶爾看見一只貓在路上行走，從容不迫地從那水溝上跳過。有時還有一只小哈巴狗急忙忙在那些樹腳上聞嗅，尋找廚房中的殘餘。我却不曾發見一個人。

滿腔的敗興，將我籠住了。做甚麼事呢？做甚麼事呢？我便默念到鐵路邊的小咖啡館中繼續

不斷和防止不可的活劇，和那種不能入口的波克皮酒，不能入目的本地報章，這時我却看見一羣送葬的，跟着一張柩車從傍邊的街道轉灣，向着我站的街道走來。

這柩車却使我心中鬆一下。至少這十分鐘是可以混過的了。

但是仔細一瞧，不免發生疑問。因為這柩車只有八個人跟着，其中還只有一個人哭着，此外的人却正在談論，送葬的教士却一個也沒有，我便想道：『這真是非宗教式葬儀。』以後我仔細思量，像魯板城這樣一座城市，至少也應該有百來個思想家，那末他們就應該對於這事表示一種舉動。然而現在他們幹甚麼去了？送葬的走得很快，因為他們不用宗教禮節去葬這亡人，所以便是非宗教的。

我的好奇心參進了最複雜的臆度；但是，因為柩車已經在我跟前經過，我便得了一種理想，就是跟着這八位先生們走。至少在個巴鐘頭我有事可幹，於是便裝着威容，跟着那些人走。

在最後走的兩位，帶着驚詫的神情，回頭朝我看看。隨後又低聲互相談論。我想他們一定互相詢問我是否本城的人。隨後他們又向前面的兩位探聽，這兩位又來瞧我。這種檢查式的注意，

很使我手足失措，於是我便向我鄰近的兩位身邊走去，使得這種注意自行結束。我向他們行了禮，便說：『我請各位恕我，先生們，倘若我將你們的談話岔斷。但是看見這種非宗教式的葬儀，我不待認識各位所送的這位已死的先生，便油然而跟着來了。』有一位說：『這是一位已死的馬丹』。我不免詫異（譯者按當時法國女子，多不反對宗教，所以他以為這是詫異的事）。便問：『然而這的確是一種非宗教式的葬儀，可不是嗎？』

另外有一位，他當然是想指導我的人，便說：『是的，也不是的，教士不允許我們從教堂出殯。』這時我不免說了一個帶疑問的『？』我簡直一點都不懂了。

我那位可感的鄰人，便低聲告訴我：『唉，這完全是一段歷史。這青年婦人是自殺的，所以便不用宗教儀式去葬伊（譯者按基督教把自殺當作一種罪惡看待，所以云云）。您瞧見那位在頂頭行走哭泣的人，就是伊的丈夫。』

於是我矜持地說：『您使我驚訝，並且您很引起我的興趣，先生。這能說不妨事，請您說這段歷史給我聽嗎？倘若您嫌麻煩，就可以當作我不會要求。』

這位便誠懇地挽着我的胳膊說：『到底一點也沒有，一點也沒有。來，我們在後面一點兒走罷。我可以向您說這是很傷心的。我們在未到墓地以前，就是我們看見那些有樹的地方，我們很有時間談這個，因為這山坡很陡。』

於是他便開始陳說：『您想想罷，這位已死的青年婦人馬丹哈木，是本地一位富商馮德雷先生的女兒。伊在十一歲做孩童的時候，遇見一件非常的橫禍：就是被一個僕人強姦了。伊因為被這惡徒傷害，幾乎身死。一件重要的訴訟就此成立，可是這可憐的女孩兒，終久成了這惡徒的污辱舉動的被害人；雖然在三個月以後，這惡徒得了一個終身監禁的重刑。

『女孩子漸漸長大了，因為受着污辱的紀念，簡直孤伶伶地一個同伴也得不着，就是那些成年的尊長，也不過若實若虛和伊擁抱，以為嘴唇若和伊的額頭相觸，便有痕跡存在。

『伊竟成了這城市中一種的魔鬼，一種稀有的物件，大家都低聲說：『你知道這就是馮德雷家的女兒。』伊在街上經過，大家都回頭瞧着伊。伊家中就是想找一女僕和伊散步，也很費事。一切的親戚和女僕都遠遠地避開伊，彷彿這女孩子帶了一種可以向伊相近的人身邊傳染的

疫症。

「倘若在兒童午後游玩的公共曠地，看見這可憐的女孩子，便更覺難受。伊單獨一人站在伊女僕身邊，愁慘慘的瞧着那些頑要的兒童。有時被一種不能自禁加入兒童團中的慾望支使，便也祇羞怯地帶着恐懼的神情，偷步加入，彷彿他們已經明白了伊的污點。於是立刻就看見所有坐在板櫈上的親族和女僕，立時飛奔過去，將伊們看護的孩子們或自己孩子們的手帶住，急忙忙地牽了過來。馮德雷的女兒，仍然單獨地站着，茫然不知所措，於是祇得哭了，小心房兒完全被傷感鑽空了。末了奔到伊女僕身邊，將面目伏在伊裙子上痛號。」

「到了伊成人的時候，這就更糟了，青年女子們當伊做受了鼠疫的人看待，遠遠地就避開了。唉，想想罷，這女孩子就甚麼也不能學了，甚麼也不能；伊簡直沒有入學校的權利了；伊差不多在知道識字以前，已經走進在爲人母者所擔心的婚夕惡運。」

「隨時，倘若伊偕着伊保姆在街上經過，大家都用一種防護可怕的橫禍或不絕的奇聞的眼光瞅着伊，在伊一方面，伊祇好低着眼睛在伊覺得負重如山的神秘羞辱境界中俯首，有許多

青年女子——並不是大家所說天真爛漫的——隱約地指着伊咕嚕着，冷笑着，倘若伊偶爾瞧着伊們，伊們又立刻無意地把頭轉過去了。

「大家幾乎不向伊打招呼。祇有幾個男子向伊脫脫帽子。年老的婦人，總裝作沒有瞧見，有幾個小流氓，還叫伊做『馬丹拔蒂士特』。這拔蒂士特就是強污伊損害伊的那個男僕的姓。

「沒有一個人知道伊靈魂上的痛苦，因為伊差不多不說話，並且從沒有笑過。伊父母在伊跟前，也覺得很不自在，彷彿他們因為一種不可補救的錯誤，永遠厭棄伊。

「一個有臉面的人，對於刑滿釋放的囚犯，即令這囚犯是自己的兒子，也總不願意忤然和他握手，可不是嗎？馮德雷夫夫婦看待他們的女兒，簡直就和他們對於他們一個出了獄的兒子一樣。

「伊生得俏麗，潔白，長大，玲瓏，挺拔。倘若沒有這件事，先生，更令我傾倒了。

「一年半以前，我們城裏換了一位新省長，他帶了一位機要秘書同來，這秘書是一位奇特的少年，彷彿是一個在巴黎拉丁區過過生活的。

「他看見了馮德雷的女兒，便念念不忘。有人將那歷史告訴了他，他欣然答復：『嘿，這剛好是一個對於日後的保證品，與其這事發生於後，毋甯發生於前，同了這一個妻子，我可以永遠高枕無憂。』」

「於是他向伊備獻殷勤，要求訂婚，不久就娶了。他大着膽子，結婚之後，帶了伊四處拜客，如同一點事也不曾有過。有幾個人也來回拜，此外的都不會理會。隨後，大家漸漸忘記了這件事，伊也在交際場中占了一個位置。」

「我應該和您說，伊崇拜伊丈夫如同天神一樣。您想想罷，他使伊變成有臉面的人，他使伊歸還到平等的法律中間，他對伊拋棄偏見，排除侮辱，總而言之，他做了少數人所能做的勇敢行為。自然伊對於他，有一種感激託庇的至誠。」

「不久，伊懷着孕了，於是等得大家知道這事，那些最喜歡發小議論的人，也都開門相迎，彷彿伊確定地被這母道洗乾淨了。這真是奇怪，但是這是這樣的……」

「一切都向着最好的地方走去，有天，是我們一個地方紀念日。這一天省長偕着他的掾屬

和一切行政界，在音樂團體聯合競爭給獎會主席，他演說完畢之後，他的機要秘書哈木先生，便着手向各團體分派獎牌。

『您要知道在這種事務之中，總要有嫉妬心和競爭心，使得受獎者迷了本性。這一天，全城的女賓，都在場中的看台上坐着。

『慕米塘村音樂團的首領，到了輪着他領獎的時候，便走向前來，他的團體却祇得到一個二等獎。我們當然不能拿一等獎遍行分給大家，可不是嗎？

『機要秘書拿獎品給這首領，丫丫！這首領一面將獎牌向他擲去，一面高聲說：『你把這個留給拔蒂士特先生罷。你這塊牌子，并且你對於他，也和對我一樣，應給一塊一等獎牌。』

『於是許多看熱鬧的羣衆，便哄然大笑。羣衆不是仁慈的，更不是周到的，大家的眼光都轉過來朝着這可憐憫的秘書夫人瞧着。

『唉，先生，您曾經看見一個婦女變成顛狂的情形嗎？——沒有。——然而我們這次却親身在場！伊那時起立又坐下，一連如此地動了三次，彷彿想逃走，并且又了解伊不能從這圍繞伊的

羣衆中穿過。

「場中有一個人，公然還喊道：『看呀，馬丹拔蒂士特。』於是騷動之聲，潮也似地一般翻湧。這簡直是帶着呼嘯的風浪；祇看見無數的人頭翻動。大家都拿那句話念着；大家顛着腳跟來瞧這不幸婦人面上的情態；爲人夫者指給他妻子看了之後，又將妻子抱起來瞧伊；還有些人問着：『是那一個？那個穿藍的嗎？』許多頑童裝着雄雞的聲音；並且笑聲四起。」

「伊此時簡直弄昏了，坐在園椅上不動，彷彿是被人請伊這樣坐着，陳列給大衆觀看。伊既不能避開，也不能將面目躲藏。睫皮不住地開闔，正同遇着刺目的光線似的；并且不住地喘氣，又正同登山的馬匹似的。」

「這宗事看了真是傷心。哈木先生早將那粗鄙的音樂團首領，當胸一把抓住，兩人在會場地下滾着厮打。這給獎會的儀式便祇得中止了。」

「到了一點鐘以後，哈木先生便帶了妻子向回家的道兒上走，伊從在會場受侮以來，簡直一句話也不會說過，但是伊滿身發抖，如同伊滿身的神經都放在自行跳動的彈簧上面一樣，他

們走到一座橋上，伊陡然跨過橋欄，哈木先生不及抓住，伊已經自行投入河中。橋下的水是很深的。費了兩點鐘的工夫才將伊撈起。伊自然早已死了。」

這位說話的略爲歇了一歇，末了又說：「這也許是伊在伊地位上最好的辦法。有許多過去的痕迹，是大家不肯掃除拂拭的。」

「現在您可知道爲甚麼教士不許這靈柩入教堂的原故了。唉！倘若這回的葬儀是宗教式，那末滿城的人也許都要來看。但是您一定了解這自殺的事件還是附加在傍的歷史上的，那末大家都要反對這種儀式；不然，此地若不用教士送葬，是一件很難的事。」

我們已經進了公共墳山的門。於是我異常感動，等他們將靈柩放在地下，我便走到放聲號哭的男子跟前，懇摯地和他握手。他的眼光驚訝地從淚泉中穿過瞧着我說：『多謝您，先生。』唉，這回我跟着這葬儀行走，覺得很自得。

施乃甫的冒險 *Aventure de Schnaff*

他自從隨着侵略的軍隊走進法國境內，施乃甫自認爲世上最苦惱的人。他那時是一個胖子，走動很要費力，感覺許多痛苦，尤其因爲他那雙很厚很平腳，格外痛苦得利害。他本是一個愛和平和慈祥的人，那種驕傲和熱心流血的性情一點也沒有。家中有四個孩子，他妻子是一個青年黃髮的婦人，他現在每晚想到伊給他的那些溫存，殷勤和接吻，便很失望地後悔。他本愛早起早睡，從容咬嚼些有味的東西，和到各處酒館中喝幾杯皮酒。他以爲世界上的甜美的事情，快和他的生命一同消滅了；并且一面推想，一面對於大砲，火槍，手槍，刀劍，抱了個痛心的憤恨，尤其對於刺刀，自己覺得不能十分敏捷地運用這種飛速的兵器，去防衛自己的大肚子。

到了夜間，他鑽入外套，挨住那些打呼的弟兄們，躺在地下的時候，便想到留在家中的妻室兒女，和自己沿路可遇的危機，因此自言自語：『倘若我陣亡了，這些兒女變成甚麼呢？誰撫養他們？教訓他們呢？雖然臨行時借了點錢留給他們，但是並不寬裕。』於是施乃甫不免哭了。

戰事初起之時，他兩腿的衰弱，到了一種任其自然跌倒的境界，彷彿他只想到全體軍隊都要從他身上踹過。子彈的蚩蚩之聲，使他滿身的毛髮豎起。

幾個月以來，他一直這樣地在恐懼和憂愁中拖着。

他的隊伍向諾爾曼地（譯者按諾爾曼地爲法國西部數省的舊名。）前進；有一天，他同不多幾個人，奉了命令，出外簡單地考察附近一帶的地方情狀，並且隨即應當回營，鄉間似乎是很沉靜的，甚麼障礙都不曾發見。

末了，這些普魯士人正從容安穩地從一條被無數溪澗截斷的山坡望下行走，一陣很激烈的槍聲，將他們止住。他們已經有二十來個人倒在地下，於是一隊法國義勇兵，飛也似地從一座林子裏衝出，槍頭上了刺刀向他們直撲。

施乃甫起頭只站着不動，驚駭得不知道逃走。歇了一會，才瘋了似地想將軍裝卸却，但是他立時默念他奔跑的本事，若和那隊飛來的法兵相比，正和一羣小羊趕一個烏龜相似。於是瞧見前面幾步有一條山溝，溝中生了許多刺杉，上面有許多枯葉，他便不管深淺，併住雙腳，如同從橋